

品
读

失去听力后,我开始看见声音

文 | 唐骋华 图 | 资料

一个月前,卡明斯基携新书《舞在敖德萨》访问上海,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,在思南公馆与诗人、读者们交流。讲座虽仅有两个多小时,他却留给人深刻印象——1.9米的大个子,相形之下椅子就太狭窄了,只能作蜷缩状。由于失聪,他戴着助听器。

讲座过程中,卡明斯基朗诵了一首诗,英语不像英语,俄语不似俄语,举座皆茫然。随后一名中国诗人夸这是首好诗,卡明斯基半开玩笑地打断说:“你在说谎吧,你根本没听懂。”底下笑声四起。他似乎是向人们表明:尽管耳朵不好使,心却是亮的。如同他在代表作《舞在敖德萨》中所言:“失去听力后,我开始看见声音。”

1977年伊利亚·卡明斯基生于敖德萨市(现属乌克兰),16岁之前是苏联人,1993年随家庭移居纽约州,此后加入美国籍。他还有一重在西方文化中不可忽略的背景:犹太人。

如此交错的身份,标签注定会找上门。果然,他被称为流亡诗人、布罗茨基精神上的儿子,承继了俄国“白银时代”伟大作家的衣钵。这也并非空穴来风。从卡明斯基的作品中确实能读到布罗茨基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巴别尔、茨维塔耶娃、阿赫玛托娃等前辈的影子,其中不少人,他还撰文讨论过。他的诗作如《赞美笑声》《玫瑰姑姑》,也描绘了自己的家族和民族在革命、战争中的惨痛遭遇。

不过在译者、诗人明迪看来,这种联系是牵强的。因为卡明斯基吸取的养料可谓丰厚,包括惠特曼、奥登、叶芝、里尔克、狄金森、保罗·策兰等,甚至可上溯至维吉尔、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李白、王维、松尾芭蕉等古代诗人。这份名单可以开得很长,使贴标签失去意义。

实际上,决定性地塑造卡明斯基的是其个人经验。4岁那年,因医生误诊其双耳失聪。很多年里他没有助听器,生活于沉寂中。十二三岁时开始写诗和散文,起先用俄语。移居美国后不久父亲去世,他忽然改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写作。他想要以“新的语言来悼念父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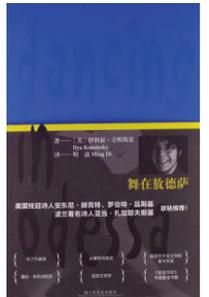
“英语就在那里,在我周围,是我当时正在学的一门语言,是我每天走在街上,去学校,去杂货店等等度过一天光阴必须使用的一种语言,所以不知不觉地,无意识地,关于我父亲的诗以英语的形式出现在我嘴唇上,我将意象和声音记录在餐巾纸上,汽车票上,牛奶和面包的收据上。”卡明斯基告诉明迪。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斯拉夫口音,而且语速极不规律,除了好友,别人极难听懂。

这倒形成了他诗歌的显著特点:音乐性。尤其是听过他朗诵的人,尽管对内容完全无知,也被韵律深深打动。“诗歌是语言艺术,也是声音艺术,失聪的人写诗是不是会欠缺些什么呢?读过他的诗之后就会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他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,是超越听觉的。”明迪说。而既是译者又是诗人的她,对卡明斯基及其作品还有更多的话想说。



伊利亚·卡明斯基

诗人,1977年生于乌克兰,后移民美国,代表作有诗集《舞在敖德萨》《聋子共和国》。



《舞在敖德萨》

原名: Dancing in Odessa
作者: (美)伊利亚·卡明斯基
译者: 明迪
出版社: 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的祷告

如果我为死者说话,我必须离开
我身体这只野兽,

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,
因为空白纸是他们投降的白旗。

如果我为他们说话,我必须行走于我自己
的边缘,我必须像盲人一样活着,

穿行于房间
而不碰倒家具。

是的,我活着。我可以过街,问“这是哪一年?”
我可以在睡眠中跳舞,

在镜子前笑。
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祷告,上帝,

我将赞美你的疯狂,
以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,谈论

那唤醒我们的音乐,那
我们游动于其中的乐曲。因为无论我说什么

都是一种请愿,我必须赞美
最黑暗的日子。

Q:生活周刊

A:明迪 《舞在敖德萨》中文译者,海外女诗人

诗,照亮黑暗

Q:你是通过什么机缘与卡明斯基第一次相遇的,有怎样的感受?

A:三年前在一个诗歌节上遇到卡明斯基,应该是人与作品一起认识的。第一次感觉很奇怪,觉得面熟,一打开诗集《舞在敖德萨》也觉得“似曾相识”,但想不起来以前什么时候读过,最大的惊讶应该是在听到他朗诵时。马其顿的“斯特鲁加诗歌之夜”最有象征性的朗诵是在一个大桥上,面对着风,河两岸有无数人影,河上似乎有船和白帆,诗人坐一排,背后是强烈的灯光。卡明斯基用一种我们大家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对着黑夜朗诵,我震撼得流泪,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撼,那是一种嘶叫,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。当时是室外,夜晚,桥上,有风……我觉得写作也应该是这样的境界,面对黑暗,讲述心里的感觉。诗的作用就是照亮黑暗。

Q:翻译《舞在敖德萨》的过程是怎么样的,有多少甘苦?

A:开始是一口气翻译了12首,一整天的时间吧,还写了个译后记。诗集很薄,很快就翻译完了,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,大约两星期吧。翻译每一行都感到快乐,等于是同原作者一起又哭又笑了一遍,我是完全投入进去了,想都没想汉语就冲出来了,所以你现在看,会发现一些未经润色之处,没有精雕细琢的感觉,因为我希望保留那个气场,尤其是长诗《音乐疗法》,从初稿到出版没

改一个字。其他部分有一两个地方我问过他是否用了成语或是典故,他说他的语言都是直接的,照字面意思翻译就可以了。所以翻译过程是感受和体验,只有甘,没有苦。现在在翻译他的第二本诗集《聋子共和国》。

Q:生活中真实的卡明斯基是怎样的,与他的作品气质贯通吗?

A:生活中的卡明斯基是在这本诗集里看到的,他写了童年、成年和他的日常生活、精神生活。“纳塔尼亚”可以看作是他的妻子,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梦中情人。他们邀请我去过他们家一次,在圣地亚哥,我开车三小时就到了,他妻子和他一样,也是个很高,我说我在你们跟前觉得受到巨大的竖向挑战,严重感觉小时候营养不良,居然要仰头跟你们说话,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般配呢?他们异口同声说,“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”。他们现在在同一个系教书,两个人的气质都与作品相通,他妻子写童话故事,他写诗、散文和评论,他写的句子同他说话一样,我后来翻译他的散文就感觉到是在听他说话。诗与文章放在一起读,对一个人的了解会多一些。

Q:你自己也是位诗人,卡明斯基的作品对你的写作有裨益吗?

A:翻译别人的作品对译者本人的益处非常大,只是一时还看不出来罢了。每一个译者都会在翻译的作品

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,这是毫无疑问的,但我翻译的诗人比较多,所有影响比较杂,在诗里可能一时还看不出“卡明斯基”来。但从他那里是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影响的,如我过去写诗喜欢用一些名字,普鲁斯特,帕斯卡,罗兰巴特,卡明斯基写保罗策兰和茨维塔耶娃,是在与他们对话,近距离的对话,但又如梦幻一般,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境界。第二个可贵之处是,他完全进入了他们的世界,或者是进入了那个年代,好像是同时代的诗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,而且是多声部的。他的诗不炫技,完全把技巧隐藏了,这是高妙之处。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首先是低调做人,在诗中不张狂。

Q:卡明斯基的作品会给中国诗人和中国读者带来什么?

A:当我们无休止地谈论诗与散文、长诗与短诗时,国外诗人早就打破禁忌,在诗与散文、长短之间来去自如,多文体多方位写作了。卡明斯基的作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,我只能预测,会带来一种新的视野,新的阅读历史的视角,新的对话方式,新的语言,新的情诗,新的文学批评方式,新的人生感受,新的抒情叙事糅杂在一起的表述。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有一些夸张的语言和语调我很不适应。即使是庞大的主题,奇异的想象力,巨大的悲哀或者狂欢的状态,甚至是大喊大叫,都可以用沉静的语言来写,低下去,语言的光会自己飞起来。